

總之，一切的一切，需要教內的團結，然後才有希望。

理想

台灣，不是中國佛教全部，但我們却不能不說，今日的台灣佛教，乃是未來中國佛教的模型或雛型，光復大陸的重責大任，在於自由中國每一位軍民同胞的努力；重建中國大陸的佛教，又何嘗不在我們的努力？如果

論

齊家

論

惟悟

我們抱着逃難流浪的心境，空手出來，也空手回去，不但無以交待我們的歷史，尤其無以對待各人自己的良心——我們是在鬼混！
今日中國的佛教界中，半多是筆者的長輩，或者也是為筆者欽慕的大善知識。這篇文字，似乎激烈了一些，但願沒有傷到任何人，為了佛教，為了中國佛教，即或有人多心，筆者也只好請他原諒，就是要筆者到佛前懺悔，亦屬心願，只要我們的佛教，能够就此團結起來。（完）

一 導言

凡人皆莫不有家，亦莫不有國，家為人之所居，國是家之所成。若欲治國，必先齊家，此為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也。是以儒家常言五倫，所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。其中除君臣與朋友而外，皆在一家之中共同生活，日食夜寢，恒不相離。可見家庭之重要，十分明顯，毫無疑義；有之則溫暖常生，無之則悽涼莫名。試觀其父子之親，夫婦之愛，雖為倫理造成，亦是天性使然。此家庭之為用，不但是父母妻子兒女聚集之所，生養死葬，端以賴之；且實為五常八德四教訓練之地，居仁由義，亦以成之。如朱子治家格言曰：「家門和順，雖饑不繼，亦有餘歡；國課早完，即囊橐無餘，自得至樂。讀書志在聖賢，為官心存君國；守分安命，順時聽天，為人若此，庶乎近焉」。此儒家之三綱八條目，亦猶佛之三學八正道。雖世法與佛法之淺深廣狹，不可相提並論；第因皆在修身齊家治國，亦未嘗不可相得益彰。是知若不尊重家庭，劃一整齊，匪惟不能治國平世，亦將無法成佛作祖。所謂萬丈高樓從地起，如若地基不固，自必難成，其何可居？故佛雖言出世，實亦不忘入世；又何況尚未真正出世，豈可便想廢棄人世？所謂：「聖人說法，不出人情」，即言此也。當其在此毀偷誘佛之世，競物逐欲之日。若尚只高談性理，低接群迷，一則甚深，一則太淺，所謂過無不及，皆非中道。則又何如老實說一點世法，證以佛理，庶可人人皆懂，個個能做，於國於家，皆有裨益。豈不較諸談空說有，人莫能知；彈偏褒圓，世必難解。不亦尤為有益，為用甚大？用特不揣譎陋，分述於次：

二 引言

夫中國人之思想，向以夫婦為人之倫之所始，父母為己身之所出，所

三 說今

謂宜家宜室，圖報深恩，千古以來，無人敢違。是以苟能齊家，便可治國，若欲報本，亦堪教人。此齊家一事，無他妙法，對人即在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賢婦順，姑嫂和睦。始可一家安寧，悠遊度日。對事亦在勤勞克苦，節儉足用，寡欲知足，知命樂天。方能資生美滿，毫無隱憂。如朱子又曰：「一粥一飯，當思來處不易，半絲半縵，恒念物力維艱。宜未雨而綢繆，毋臨渴而掘井。自奉必須儉約，宴客切勿流連。器具質而潔，瓦缶勝金玉，飲食約而精，園蔬愈珍饈。勿營華屋，勿謀良田；勿恃勢力而凌逼孤寡，勿貪口腹而恣殺牲畜」。此為其對物而言也。又曰「三姑六婆，實淫盜之媒，婢妾嬌，非閨房之福；童僕勿用俊美，妻妾切忌艷妝。祖宗雖遠，祭祀不可不誠，子孫雖愚，經書不可不讀。居家務期儉樸，教子要有義方。莫貪意外之財，勿飲過量之酒；與肩挑負負，毋佔便宜，見窮苦親鄰，須加溫卹。刻薄成家，理無久享，倫常乖舛，立見消亡。兄弟窮苦親鄰，須加溫卹。刻薄成家，理無久享，倫常乖舛，立見消亡。兄弟重賞財薄父母，不成人子！嫁女擇佳婿，毋索重聘，娶媳求淑女，勿計厚奩」。此是其對人而言也。故知中國人原有一套齊家之法，言簡意賅，義重情深，本不須向外國學習，亦自可萬事如意。此有人因鑒於今日之所謂家庭革命，狂風怒潮，無遠弗屆，暴雨迅雷，趨避不遑。故以悲天憫人之心，說出振聾啟聵之法，在勢實不能已於言者此也。

概自西學東漸以後，人方震於物質之輝煌，復又愛其家庭之無縛；如其所謂自由平等，浪漫濺登，不須耳提面命，亦可歡欣鼓舞。尤其是一班冒牌學者們，見之更如醉如癡，似癡似狂，思欲投合人心，不惜自造罪業。由是便倡其所謂：「打倒封建，破除迷信」。使孔子與釋迦皆無置喙之餘地，方可任其為所欲為！因此所謂孝道，無妨易為「仇孝」，以言情愛

居然改作「戀愛」；既視作仇敵，必認戀為真理。內親外戚，皆可不顧，生張熟魏，亦能同居。且對其父母妻子，尙可如此刻薄，於諸兄弟姊妹，當必更加無情！所以者何？蓋西方人之風俗，其哲學上之立足點，實採自印度之外道。如毗婆沙論嘗引其詞曰：「男女染心合，女值時無病，我從此自有，彼於我何爲？」此北京大學始敢改古語曰：「萬惡孝爲首，百行淫居先」。以表示所謂仇孝與戀愛，亦有理由。而西方之法律，本亦有父母應盡養育之責，人子實無報答之理；甚至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便必遠離父母兄弟，老死不相往來，另組織其所謂小家庭，忘恩負義，恬不爲怪！從此其父母變成路人，兄弟不及朋友；偶然同桌喫飯，各付代價，雖是一家存款，分別記賬，便可見其無情無義矣！不寧唯是，且以其最愛之妻室言，亦只你貪我色，我愛你金；乍合乍離，等同兒戲，忽哭忽笑，頗如娼伎。此中國之言齊家，在西方實爲分家；齊家方有快樂，分家必多苦惱，此爲盡人皆知也。故今若以中國之長，補西人之短；使其父子有親，長幼有序，夫婦有禮，朋友有信。似乎不能不痛定思痛，重數家珍，以便其起衰振弊，反迷成覺。茲以行文之方便計，只分爲事父，佐夫，教子，擇友四項，分別述之，以見一斑也。

1. 事父

第一事父者，良以父爲一家之長，亦應包括其母在內；所謂父有教養之德，母有生育之恩也。且此孝字雖爲中國所首創，外國有義無字，實亦非同不孝可比。譬如孔子固嘗謂：「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」。是名爲孝。顧亦未見外國人有辱罵其父，痛毆於母，死亦不加哭泣，如現在一班鼻鏡之所爲，是亦實非不孝。此中國人之言孝，孔子尙不及佛，相差甚遠。如佛說本事經曰：「假令有人，一肩荷父，一肩擔母，盡其壽量，而不暫捨；供給衣食醫藥種種所需，猶不能報父母之深恩」。四十二章經曰：「凡事天地鬼神，不如孝其二親；二親最上之神也」。此佛之釋孝字爲報恩，明白曉暢，已較儒學爲勝。其他更進一步言，如孝子經曰：「供養父母，不如勸其爲善去惡」。若推而廣之，如梵網經曰：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子是我母」。一切衆生，皆爲父母眷屬。則實非所謂具縛凡夫之人，所能了知其事矣。由此可見孔佛皆主張盡孝，一以報答其恩，一以做給人看，方可維持人倫，永無後患。吾輩何人，安敢妄加議論，不顧事實，寧不怕天雷殛死？若非然者，不但眼見其父老弱病殘，無人存問，於心何忍？並恐以後無人養子，人種將絕，豈不可畏！所以者何？蓋人之重男輕女，無非是以所謂：「女爲賠錢貨，子能立家業」。所謂：「養兒防老，積穀防飢」。早已深入人心，決非如孟子所謂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」。便可加以獎勵，增產人口。故應勸人事父盡孝，即爲教子學習，方不以後對其忤逆，欲哭無淚。是爲佛說「衆生同於特種所結之果，汝自蒔之，亦自食之」也。

2. 佐夫

第二佐夫者，亦以夫務於外，婦治於內。譬如一家之中，其經濟之來源，固屬靠其夫之胼手胝足，披星戴月，加以獵取，圖供所需。然若無其婦之經營勞動，宵旰夜食，佐其料理，決難有成。不特此也，又如其夫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精神甚苦，常需安慰；而其婦既須洒掃，亦要縫紉，手足不停，尤應感謝。此有人常謂：「男尊女卑，夫勞婦逸」，皆爲一邊之見，負心之言；實未知其分工合作之要，同甘共苦之實，始有此種邪見，釀成無數慘事！舉例如其夫自以大權在握，目中無人，頤指氣使，蠻橫無理，不念舊情，時發脾氣；所謂招之即來，揮之使去，役如牛馬，視若糞土。甚至寧可在外尋花問柳，不欲對內談情說愛，人之無良，亦至於此！使其婦常悲遇人不淑，飲恨終身，此爲夫之過也。至若亦有其婦常喜風流，不問家政，只知看戲打牌，不喜教兒育女；甚至呼奴使婢，故作惡態，驕生慣養，尤喜揮霍，人之無德，亦不可恕！使其夫債台高築，常自悔恨，此爲婦之錯也。是以有人常謂：中國之家庭，本有所謂「夫賢婦順，夫唱婦和」之說，較諸西人之薄情寡恩，相去奚止天壤！顧其亦有美中不足者，即在少了一點宗教信仰，加以束縛，令其知禮識義，持戒修身，當必一切不德之事，皆可解決。如佛制不邪淫與不妄語二戒，苟能用於夫婦之間，便可風波頓息，疑雲自消。此優波離曰：「我以執身，身得自在，次第執心，心得通達；然後身心一切通利」。足見戒之爲用，能使夫婦感情融洽，行爲自然端正；不特戾氣全消，亦可愛情更增。故欲求古之張敞畫眉，孟光舉案，以收佐夫之效。則匪特結婚須在佛前宣誓，即齊家亦應用佛法治理，方可以圖白首偕老也。

3. 教子

第三教子者，實以子爲人倫之續，家之興隆與否，關係甚大，不可不教。所謂近朱者赤，近紫者黑，理實如是，責無旁貸。此中國舊制之小學，當有所謂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悌，謹而信，汎愛衆，而親仁；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」。大學亦有所謂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。亦如佛教之先以八正正其身，次以五明明其用。所謂：「士先器識，然後文藝」；亦如孔子所謂：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」？始不如今之「扶得西來東又倒」！只憑其在校學得一點淺薄知識，毫無道德；便自以學通中西，道貫古今。歸家後視若父若母，皆爲天生之蠢才，人間之飯桶，方鄙視之不遑，豈甘向其盡孝！嗚呼！此中國今日之事，其問題不在於甚麼國步艱難，民生憔悴，人慾薰天，兵燹遍地。而實即在於家庭與學校，皆不知何謂教育？如何始能不偏一邊，造成才德兩優之人，爲國服務？如其父只知飢則食之，寒則衣之，便算盡了天職；其他如加以管束，考核功課，皆可在所不問，任其自由放蕩，成爲浪子

！而其師亦只知照本宣科，到期拿錢；甚至在課外高談革命，亂講戀愛，只圖收買學生，擁護老師，那管他變成餓鬼畜生，與我何干？此古人所謂：「養不教，父之過；教不嚴，師之惰」。欲圖國富民強，其何可得？故若欲不使其子變成梟鳥破鏡之食父母，餓獅老虎之害人畜。便須重振綱常，仍講禮教，先務於本，後齊諸末。如張香濤所謂：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；佛之所謂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。一齊拿來作為教養之方法，做人之根本。其庶幾方可正本清源，背塵合覺矣。

4. 擇友

第四擇友者，原以人不能離群而居，便須擇友以交。此交友之道，只宜切磨學問，尊重道德；不宜結伴遊蕩，喫喝飲食。又只可平日能有教益，急時不失互助；所謂良師不法益友，殆即指此而言。脫非然者，倘如所謂：「酒肉朋友，柴米夫妻」。交友只為玩耍，不務正業，便如朱子所謂：「乖僻自是，悔誤必多，頹廢自甘，眾道難成。狎暱惡少，久必受其累，屈志老少，急則可相依」。觀其此中所言之人，正如佛教所謂之惡知識，不但不能令人有所增益，甚至反多損害，與其締交，不如無友！如佛經中所言之六群比丘，只知謗佛誹法，毀塔毀寺，希圖一時惡業之快，常造萬年地獄之罪；最不可取，亦當遠避為宜。此擇友應如選師，所謂：「結交須勝己，似我不如無」。必須擇一善知識，憑其道德學問，加以指示，一切法雲。善知識者，諸功德藏。善知識者，難可值遇。善知識者，十力寶。善知識者，智海導師。善知識者，福德根芽。善知識者，一切智門。善知識者，勝似百千朋友，不但無害，亦能有益。否則若交一惡友，如今之阿飛型男女者流，匪惟破壞家庭，且亦有害邦國。如大寶積經曰：「有諸常懷貪愛者，馳逐財利無厭時，能於父母無慈心，乃至親屬生怨害，言語善順心乖違，造作種種欺誑緣。或學邪咒邪論等，誇術技藝如姪女；或復詭証現柔和，或復剛強示威猛，如是無量眾惡業，莫不皆由財利生」。故知擇友須慎，不可濫交，方能有損無損也。

四 結 論

總之，人生以家庭為其棲息之所，生斯死斯，衣斯食斯，無不以此是賴。且如一切眾生，亦如掘穴營巢，依草附木；舉凡能使其養育兒女，躲避風雨者，無不竭力以赴，視為安全之地。所謂眾生日用而不知，殆亦為其天性使然也。此世間法之注重人倫，特以家庭為起點，固屬理所當然，勿庸辭費。而出世間法亦以人為成佛之本，家庭為其出生之處，所謂飲水思源，亦不諱言人事，加以鼓勵。如佛嘗謂：「孝順父母，敬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。不惟世間如此，出世亦然，所謂佛佛道同是也。惟

以時當末法之際，人根陋劣，邪智滋生。如有所謂：「打倒孔家店，反對泥菩薩」。每以個人之喜怒，造成家庭之愛憎；致使是非不分，正邪難明，欲求不亂，寧有此理？譬如任繼愈常引胡適之語曰：「我不信靈魂不朽之說，也不信天堂地獄之說。一個人與一隻貓一隻狗，沒有什麼分別。人生沒有意義，人生的意義就在於應付環境，像糞窖中的蛆一樣。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，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」。此為胡先生之人生觀，乍看雖然頭頭是道，細想真是處處害人！固無怪其破壞孔佛文化，造成四十年大亂，至今亦不知如何結局！此任氏始加以批評曰：「胡適對於佛教缺乏起碼的知識，連性相的分別也分辨不出。不論是誣蔑或說謊，只要大膽，胡適總是引為同道的。他常懷疑古代的歷史和傳統，敘述佛教內部爭吵時，經常廉價地使用革命，打倒，推翻這些名詞，還缺乏最基本關於禪宗和佛教的知識」。見「論胡適在禪宗史研究中的謬誤」。此為今人清算之言，是真是壞？各人心中自然明白，不必多費一辭。故願一切有心之人，觀於家庭之齟齬，國難之慘重，其因皆在於不知齊家，只聽邪說，始有此禍。倘若一反其道而行，即使儒學與佛教重興，令聞提及魔羅皆亡。則便可家齊國治立見太平矣。

無盡燈雜誌徵稿啟事

本刊是海外唯一佛教雜誌，因海外佛教作家稀少，以致文稿來源甚缺，故必須向臺灣佛教作家呼籲，請經常惠賜大作！茲為減輕臺灣作者郵費負擔起見，今懇托菩提樹主編朱斐居士代為彙收，臺灣作家如蒙賜稿，請寄「臺中市東區和平街卅九號菩提樹編者收轉無盡燈編輯室」便可。

其他各地作者，請逕寄新嘉坡漳宜律五條半石惹蘭金望安四十一號 I 英文如下：

EVERLASTING LIGHT BUDDHIST MAGAZINE,
NO 41-1, JALAN KEMBANGAN,
51/2 M/S. OFF CHANGI ROAD,
SINGAPORE. 無盡燈社編輯室啟

介紹海外唯一佛刊「無盡燈」啟

該刊前在香港發行，後因該刊社長竺摩法師移錫檳城，一度在檳出刊，最近竺師渡美宏法，聘請僑居星島之本刊「西遊散記」作者梵影法師為主編，業經星洲政府核准移在星加坡出版，該刊第七卷第一期已於上月發刊，如有希望試閱者請向本刊接洽，每冊暫定臺幣四元，附郵即寄。（暫時不收長年訂費）。

菩提樹雜誌社讀者服務部 啟